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書畫彙考卷五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詳校官中書臣沈 鵬  
侍讀臣孫球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黃臣鵠

欽定四庫全書

書畫彙考卷五

刑部左侍郎卞永譽撰

書五

蘭亭墨蹟  
款印  
章方  
位多依  
原本

蘭亭墨蹟

褚模禊帖

中  
經  
折  
處  
銓  
墨  
寶  
印  
武  
功  
小  
印

永和九年  
王有感於斯文

題蘭亭軸後

有若象夫子尚興闢里門虎貴狀蔡邕猶傍文舉  
尊昭陵自一闕真蹟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  
與潘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易簡于玉堂北軒  
題

京兆韋惇觀

洛陽富弼觀

高平范仲淹嘗守會稽郡游蘭亭曲水今復觀斯  
文于才翁東齋足為佳遇慶歷八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題

慶厯中襄知福州才翁為監司相從二年故所藏  
墨蹟奇書亦多傳撫善本後于京師王煥金吾借  
觀煥暴卒凡七本皆亡今攬禊文不覺嘆息襄題  
明年夏四月才翁過宋觀于河館堯臣題

沈遘章岵晏崇治平二年正月十九日金山共觀  
在都覽蘭亭不一今觀蘇令家本殊佳其河南模  
者矣嘉祐二年七月十八日河東裴煜于吳江題

予平生閱蘭亭本為最多此其優乎當世題

丙午閏正月十三日觀于太原燕堂薛嗣昌亢宗

題

汝南許彥先熙寧五年九月四日銜命赴二廣別  
大雅于司農直舍出蘭亭古本同觀

范淳粹

熙寧丁巳歲河南范子竒題

純老彥祖巨源成伯子雍完夫正仲子中敏甫子

瞻子由同觀熙寧十年三月廿三日書

汲郡公呂大防觀

葛蘋

米芾

武功郡侯蘇寶元祐辛未三月廿一日

右蘇易簡跋唐人所撫王羲之書蘭亭序臣米友仁鑒定真蹟恭跋

右軍禊帖真蹟世不可得矣可見者唐模耳而唐

模之真者亦復不可得予前所見三四本大率有  
米家筆仗波戈趯磔無一出于自然故為奇詭以  
驚俗眼殆元章所戲為耳此本乃吾友劉廷美所  
收者蓋蘇武功效物也有慶厯治平嘉祐熙寧  
元祐諸賢題識以為褚河南摹者今雖不可知其  
是否然視他本獨得晉人筆意要非唐人不能到  
也予從廷美借之試臨一通未竟有盜竊之而去  
其夕予與葉及齋湯東谷會廷美飲劉草窓所因

以告之廷美無惜言而有惜色予愧且悔方共謀  
使人物色而求之飲間忽有報得盜者已而家童  
果追帖至予因笑謂廷美曰昔昭陵之藏以為溫  
韜所發令河南之模又復遭此何禊帖之誨盜耶  
是亦尤物也請歸璧于子昔程夫子謂書札一向  
好著亦自喪志今予不能用夫子言而好是一過  
也而借人之好以為好二過也又不能防盗而幾  
失之三過也一舉而三過集焉敢不改圖輒題其

後以識吾過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觀者尚亦有所警哉時景泰辛未秋孟之十有九日翰林徐叔子珵題

此帖今為宜興尹氏所藏應禎每過荆溪輒從先之借觀今復與太僕丞李廷芝瑞卿同閱敬為之題成化十五年四月二日吳郡李應禎

外錄

米襄陽志林忠陵御劄云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

褚遂良所臨蘭亭叙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來欲  
一閱之十四日付孟庚 蘭亭叙却付卿廿四日

弇州山人四部稿云褚模禊帖米元章謂褚的筆  
非也既稱勾填清潤又云以意改易數字未有雙  
鈎廓填而意易者蓋唐人于河南臨本上加雙鈎  
耳虎兒實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謾定為諸葛正等  
于賜本雙鈎又非也正當作貞宋人避其廟諱故  
余始謂能辯陳家本作于定國耳今乃能于米家

本作董狐書畢不覺一笑噴筭滿案

褚模王羲之蘭亭帖

蘇太簡題簽  
在隔水緩邊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興發羣賢吟咏無足稱叙引抽毫縱奇札愛之重寫終不如神助留為萬世法廿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無一似昭陵竟發不知歸模寫典刑猶可祕彥遠記模不記褚要錄班班紀名氏後生有得苦求奇尋購褚模驚

一世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行楷書

天聖丙寅年正月二十五日重裝楷書

才翁東齋所藏圖書嘗盡

覽焉高平范仲淹題楷書

皇祐己丑四月太原王堯臣觀楷書

元祐戊辰二月獲于才翁之子洎字及之米黻記

行楷書

簡池劉涇巨濟曾觀

行楷書五跋共一紙

淮陰龔開羅源王申

同觀于山村田舍

隸書

玉山朱葵觀

行書

餘杭羅應龍括蒼楊載觀

行楷書

錢塘白珽拜觀

行楷書

南陽仇几武林舒穆平陽張

翥朱方吳霖同觀

行楷書

大德甲辰三月庚午過

仇伯壽許出示古今名

蹟末後見此不勝欣

歎吳郡張澤之敬書

行書

後四十四載是為至正丁亥張雨重觀于開元草

樓雨舊名澤之

行楷書

大德甲辰良月蜀後學程嗣翁

拜手敬觀于金淵濟陽家塾

行楷書連龔跋共一紙

右蘭亭墨本一卷說者以為褚遂良所臨用筆精

熟畧不經意然神氣完密風韻溫雅體格規矩咄  
咄逼真誠非他人所能到者昔虞世南既沒唐太  
宗嘗與無與論書之歎魏徵因薦遂良入為侍書  
當時購求右軍真蹟甚富真贗莫辨遂良一一鑒  
別如辨黑白遂啟右軍精魄故後世多其所臨刻  
本今亦罕得予意當時臨本必多流傳至今耳可  
為伯仲是真足為稀世之珍也併以及此識者正  
之遂良字登善錢唐人官至尚書右僕射封河南

縣公云右軍四明陳敬宗題行草書

原蘭亭之始拓本于隋之開皇間唐文皇見拓本求真迹真迹乃出命廷臣臨摹分賜選偪真者得歐陽本刻寘中禁即宋世所謂定武者也貞觀末蘭紙入昭陵不可復覩惟賴唐賢輩臨摹本而褚書尤表表焉自唐迄今代有翻刻聚訟之說皆論定武與南宋諸拓本非論墨蹟也余所得褚臨此卷筆力健勁風神洒落可稱神遊化境不可思議

者矣昔在宋為太簡賞識於天聖丙寅蘇氏重裝用忠孝印鈐識之又經范仲淹王堯臣劉涇輩嘗觀後歸米氏載其月日跋識及考海岳書史先詳授受之由後辨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鋤迴筆鋒直至起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斃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鋒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模本未嘗有也在蘇氏才翁房題為褚模王羲之蘭亭帖南宮鑒賞信不誣矣

余性嗜古自許有翰墨緣雖不敢附才翁海岳之後亦不同噓聲呵息之儔盖有風雨興思鬼神通寤者譬之探驪得珠餘皆鱗爪也昔山谷云觀蘭亭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信為賞鑒家之格言也夫髮僧上振跋

唐太宗命褚河南臨摹禊序分賜諸臣進上之外必有省齋自臨別本其進上惟恐不肖則規規模仿法勝於意自臨別本則心閑手敏意勝於法余

觀唐宋來臨摹者夥矣未有若此臨寫之神妙者  
信為心手俱化得意之筆耳冬至前八日風日晴  
煖窓明几淨漫臨一過便筆忘之髮僧上振

世傳右軍醉書禊序如有神助醒後更書數十百  
本皆不類奈何迄今無一傳者或是說無稽耶抑  
右軍自嫌不類輒毀去耶今觀褚臨此卷直追山  
陰落筆之妙雖不敢憶右軍醒後之書亦烏敢謂  
非河南臨書得意筆也王羊致嘆隴蜀興思曷能

己巳後五日髮僧上振又識

褚河南墨蹟自足千古矧臨蘭本耶吉光片羽世

世寶之十一月廿二日雪霽筆髮僧上振

褚登善臨蘭亭帖

王文惠  
公藏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將軍  
王羲之蘭亭宴集序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  
未歲見於晁美叔齋云借于公孫辛巳歲購於公

孫獻黃絹幅至欣字合縫用證摹刻僧字果徐僧  
權合縫書也雖臨王書全是褚法其狀若嵒嵒奇  
峰之峻英英穠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  
爽孤騫類逸羣之鶴蕙若振和風之麗霧露擢秋  
幹之鮮蕭蕭慶雲之映霄矯矯龍章之動米九奏  
萬舞鷄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  
所留賞羣仙也至於永和字全其雅韻九觴字備  
若其真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

夫臨倣莫稱於薛魏賞別不聞於歐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壬午八月廿六日寶晉齋舫

手裝襄陽米芾審定真蹟祕玩

未字墨跡原注

外錄

蘭亭考云遂良模本逸少神寓之蹟也唐文皇帝甘心學之贊曰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邪而反直頗為能狀之此永和九年書也十二年為山陰道士寫黃庭經又作意移入楷法

故于點曳裁成之妙亦為正書之冠唐之學者心慕手追輔成已能流而為歐虞褚薛故後人但見定武石刻為工今遇此本方真元乃褚河南親摹以傳頃覺定本尚類唐臨去此絕遠何則柔閒蕭散而神韻獨高華巧天就如運斤成風而中桑林之舞乃知妙絕千古者不在點畫畦畛間而風流天韻非力學所可到捨此本疇能見之紹聖丙子

李公麟伯時書

唐摹禊序墨蹟

神龍本

唐摹蘭亭

舊人題識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鈴縫有貞觀  
紹興圖書

長樂許將熙寧丙辰

孟冬開封府西齋閱

臨川王安禮黃慶基

同閱元豐庚申閏

月十日

朱光裔李之儀觀

元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李秬王景通同觀

王景脩張太寧同觀

元豐四年孟春十日

又同張保清馮澤

縱觀文安王景脩題

仇伯玉朱光庭石蒼舒觀元豐五年四月廿八日

定武舊帖在人間者如晨星矣此又落落若啓明  
者耶元貞元年夏六月僕將歸吳興叔亮內翰以  
此卷求是正為鑒定如右甲寅日甲寅人趙孟頫

書

右唐賢摹晉右軍蘭亭宴集叙字法秀逸墨彩艷  
發奇麗超絕動心駭自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搨  
書人直弘文館馮承素等奉聖旨於蘭亭真蹟上  
雙鈞所摹與米元章購于蘇才翁家褚河南檢校

搨賜本張氏石刻對之更無少異米老所論精妙  
數字皆具有之毫鉛轉摺纖微備盡下真蹟一等  
予家舊藏趙模搨本雖結體間有小異而義類良  
是然各有絕勝處要之俱是一時名手摹書前後  
二小半印神龍二字印唐中宗年號貞觀中太宗  
自書貞觀二字成二小印開元中明皇自書開元  
二字作一小印神龍中中宗亦書神龍二字為一  
小印此印在貞觀後開元前是御府印書者張彥

遠名畫記唐貞觀開元書印及晉宋至唐公卿貴  
戚之家私印一一詳載獨不載此印蓋猶搜訪未  
盡也予觀唐模蘭亭甚衆皆無唐代印跋未若此  
帖唐印宛然真蹟入昭陵搨本中擇其絕肖似者  
祕之內府此本迺是餘皆分賜皇太子諸王中宗  
是文皇帝孫內殿所祕信為最善本宜切近真也  
至元癸巳獲于楊左轄都尉家傳是尚方資送物  
是年二月甲午重裝于錢塘甘泉坊僦居快雪齋

壬子日易跋贊曰

神龍天子文皇孫寶章小璽餘半痕鸞飛離離舞  
秦雲龍驚蕩蕩跳天門明光宮中春曠溫玉案卷  
舒娛至尊六百餘年今幸存小臣寧敢比璵璠金  
城郭天錫祐之

君家禊帖評甲乙和璧隋珠價相敵神龍貞觀若  
未遠趙葛馮湯總名迹主人熊魚兩兼愛彼短此  
長俱有得三百二十有七字字字龍蛇怒騰擲嗟

予到手眼生障有數存焉豈人力吾聞神龍之初  
黃庭樂毅真蹟尚無恙此帖尤為時所惜今相  
去又千載古帖消磨萬無一有餘不足貴相通欲  
抱奇書求博易鮮于樞題

至元甲午三月廿日巴西鄧文原觀

唐摹蘭亭余見凡三本其一在宜興吳氏後有宋  
初諸名公題語李范菴每過荆溪必求一觀今其  
子孫亦不輕出示人其一藏吳中陳緝熙氏當時

已刻石傳世陳好鈎摹遂搨數本亂真而又分散  
諸跋為可惜耳其三即此神龍本也嘉靖初豐考  
功存禮常手摹使章正甫刻石於烏鎮王氏然余  
未見真蹟惟孫鳴岐抄得郭祐之詩跋鮮于伯機  
長句每誦二詩慨然思欲一見而不可得蓋往來  
予懷者五十餘年矣今子京項君以重價購於王  
氏遂令人持至吳中索予題語因得縱觀以償夙  
昔之願若其摹搨之精鈎填之妙信非馮承素諸

公不能也子京好古博雅精於鑒賞嗜古人法書  
如嗜飲食每得奇書不復論價故東南名蹟多歸  
之然所蓄雖多吾又知其不能出此卷之上也萬

歷丁丑孟秋七

月三日茂苑文嘉書

褚臨右軍曲水序

世稱天  
蘭亭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唐相褚河南臨禊帖白麻墨蹟一卷曾入元文宗  
御府有天歷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景濂小

楷題跋吾鄉張東海先生觀于曹涇楊氏之衍澤  
樓蓋雲間世家所藏也筆法飛舞神采奕奕可想  
見右軍真本風流實為希代之寶鄉琊王世貞

右軍禊帖

張洎  
藏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  
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  
得其意而失於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

真卿得其筋而失於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  
生礪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  
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  
於驚急無蘊藉態度此歷代寶之為訓所以夐高  
千古柔兆執徐暮春之初清輝西閣因觀修禊序

為張洎評此

係南唐後主書

蔡忠惠臨禊帖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欵書  
襄臨

范文度模禊帖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右軍蘭亭最著今世尚有搨本祕閣本周越一本  
猶有氣象存焉今觀范君撫倣蓋得之矣嘉祐壬

寅五月廿六日蒲陽蔡襄

余嘗集錄前世遺文數千篇因得悉覽諸賢筆蹟  
比不識書遂稍通其學然則人之於學其可不勉

哉今老矣目昏手顫雖不能揮翰而開卷臨几便  
別精粗若范君所書在余集錄實為難得也竊幸  
覽之為之忘倦嘉祐七年夏五月廿八日廬陵歐

陽修書

書雖列於六藝非如百工之藝也蔡君謨以書名  
當世其揚范君者如此不為悞矣滁山醉翁題

自唐末干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年  
之間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久而不振未能

比蹤唐之人余每以為恨今乃獲見范君筆法信  
乎時不乏人而患知之不博不然有于中必形于  
外若范君者筆蹟不傳於世而獨傳其家蓋其潛  
光晦德非止其書闕不傳也嘉祐七年五月旬休  
自廬陵歐陽脩

右軍自言見秦篆及漢石經正書書乃大進故知  
局促轍下者不知輪扁斲輪有不傳之妙王氏以  
來惟顏魯公楊少師得蘭亭用筆意山谷題

范文度所書蘭亭不拘拘然求合其形似而盡得  
右軍用筆之意真所謂善學柳下惠者歐陽公集  
古錄已載此書恨未見之今始識面信名下無虛  
士也錫山尤袤

秦少游臨禊序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外錄

書畫舫云秦少游臨禊序前有李公麟圖極精

薛紹彭臨蘭亭叙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紹彭

右薛紹彭臨蘭亭叙一卷按蘭亭序石本佳者已難得臨本尤難得宋蘇易簡所藏臨本有三題曰有若象夫子尚興闢里門虎賁類蔡邕猶傍文舉尊昭陵自一閑真蹟不復存余今獲此本亦可比璵璠其一本有王堯臣跋易簡子耆與米南宮友善元章以王維雪景畫六幅李主翎毛一幅徐熙

梨花大折枝易得之元章贊曰熠熠客星豈晉所  
得養氣泉石留腴翰墨戲著談標書存焉式鬱鬱  
昭陵玉盞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真物水月非虛移  
模奪質綠鏘金鑄璫機錦綺猗與元章守之勿失  
其二舜欽所昔之善臨蘭亭者有馮承素湯普徹  
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世罕得見故此三本亦皆莫  
詳何人所臨也至元二年歲在丙子予至都城與  
友人豐城揭君子舟寓舍同巷得見其所藏紹彭

臨本上有弘文之印又有古杭朱巽印月船小印  
若宋末在錢唐惟巽與賈似道家所蓄古書畫甚  
富且精好紹彭父珦嘗竊易取定本蘭亭石宣和  
間朝廷遣使索之紹彭乃并日夜模搨每搨疊三  
枚紙重搨之民間所貴惟此而已後此石龕寘脣  
思殿東壁建炎初宗澤遣人護送至維揚金人下  
維揚裹以去金主怒棄之江中近世吳君璋副樞  
家及龍興民家所得石號為佳者然視定武本遠

矣則後之學書者欲見右軍筆意不其難哉此山谷先生所以有欲換凡骨無金丹之歎也嗚呼紹彭所搨本今亦無之况其所臨乎宋之名書者有蔡君謨米南宮蘇長公黃太史吳練塘最著然趙越唐人獨得二王筆意者莫紹彭若也今紹彭書亦絕少則見其所臨猶盆盎之罍洗也趙承旨嘗曰時流易趨古意難復揭若之愛重此帖也宜也紹彭字道祖近見其晚憩監聽所賦詩清麗沈著

有魏晉人風所居有清閟閣詳著樓氏攻媿集云

九月甲子在興魯坊聾子巷寫臨川危素記

唐人模搨鈎臨最精今晉帖存者皆唐本也宋人  
遽不能精相去遠甚惟薛米兩家獨擅其能宋南  
渡後言墨帖多米氏手筆而薛書尤雅正禊序帖  
臨搨最多出其手心佳物然世亦鮮也雍虞集伯

生書

薛道祖手書禊帖是從真定武臨得者足稱哲裔

此帖禊飲序文徵仲太史家藏入張伯起轉以售  
余藏首有徵仲八分小字精絕之甚及危太樸虞  
伯生二跋皆可寶也獨蘭亭畫乃宋人筆僅半幅  
伯起定作趙千里恐未當耳宋人惟道祖可入山  
陰兩廡豫章襄陽以披猖集取聲價可恨可恨王  
世貞

外錄

書畫舫云瑯琊王氏購藏薛道祖禊飲序一卷原

係宋祕府故物即停雲館帖所載也按道祖書蹟  
法度森嚴變化較少品在海岳翁下要非劉涇吳  
說輩所能夢見耳

宋高宗臨蘭亭序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外錄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  
賜壽王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

看蓋兩宮篤學如此

宋思陵臨禊序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富緝熙之學寓  
之翰墨俯臨王羲之脩禊妙入神品光世當靖康  
之末奉迎濟上率先諸帥敦詩禮夙蒙恩遇固宜  
彼此寵章其子堯仁標軸來上捧觀再三復書此  
以賜之乾元改元季冬臣謹書采世昌蘭亭博議  
云紹興乙未六月

思陵常臨禊序此卷賜劉光世其  
子堯仁進之孝宗親洒宸翰云

外錄

書畫舫云宋思陵臨禊序有周密跋甚佳

宋高宗臨賜禊帖

伯本 賜陳康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明陵四十年間時和歲豐萬機之暇從事翰墨亦  
聖學遊藝之一端紹興十九年此何時也蘭亭有  
感予于是重有感焉許有壬題

右跋宋高宗十九年夏五月臨賜陳

康伯  
本

伏梁墨妙懲艱得但許臨摹入鐫刻可憐片石本無脛乃逐兵塵走南北德光不惜身為靶席卷晉物歸其家遂令此石贗俱售何如荒煬初不有江左善書豈無人不觀其字觀其身高標峻誓抗塵表蘭亭宜擅千年春與門不見長安日却從晉主效銜璧購求又至瑪瑙亭轉使高人薄蕭翼力能全璧無相如天下不復知同書中原廣陵幾秋草

歸宿無真存莫保家雞野鷺爭賞音移形蛻影爭

千金更疑摹印幾千百不聞舒賦劙其陰米狂哆

然稱博古定武雖真猶不數人間真蹟竟茫茫支

機石亦淪風雨至正癸巳六月上弦安陽許有壬

思陵御書晉王羲之脩禊序

賜呂頤  
浩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紹興七年三月臣頤浩蒙恩趣召入覲對於建康  
宮既辭行次近舍皇帝遣中使賜以御書晉王羲

之脩禊序臣下拜捧觀如凌玉霄遡紫清雲章金  
書爛然絢目而不知卷素之在手陛下天縱多能  
博通六藝翰墨之妙前兼古人故如此書雖下法  
義之而天資高邁神意自得直出其上非若世人  
臨倣摹擬拘於筆墨形似之間者也太宗皇帝宸  
翰之工實出二王於時臣下名善書者莫能望其  
彷彿承祖功征進未暇神武既定文德誕敷如字  
學一事獨擅天下而專美乎後況於紀綱法度之

垂裕者乎今陛下承中興之運躬撫六師志復大業需時偃兵革則還以人文化天下寶書傳美又將貽萬世以紹我太宗之懿蓋有待焉臣老矣念終無以仰裨聖志尚庶幾及見大勲之集也刊諸琬琰切以為志湖南置制使臣頤浩書御書蘭亭

後序

謝表

附

絳闕清都甫逢帝所雲金章畫忽到人間被寵鋗

之非常覺衰殘之有耀

中謝

竊以隸文變古書法

爭新魏氏以還東晉擅搖毫之妙鍾繇而降右軍  
馳獨步之名矧蘭亭脩禊之遊非金谷遡塵之俗  
騁懷寄傲存逸相於胸中感事臨文發奇姿於筆  
下斯極當年之美遂為歷代之師珍藏遞出於雲  
門傳刻僅留於博塞疲精莫近絕軌難攀恭惟皇  
帝陛下好學性成多能天縱稍屬干戈之暇不遺  
翰墨之娛心慕手追何勞下法龍盤鳳翥直與抗

衡實惟今古之無雙豈止帝王之第一臣少勤筆  
硯晚際風雲憂常在於邦家老已捐於文事悞膺  
上賜還媿夙心懷寶言歸幸免登牀之誚據鞍自  
失但驚照乘之光期傳祕於私門俾輸忠於永世  
趙文敏臨禊帖并圖合卷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朱絲闌蘭  
亭絹本

欵書大德五年暮春之月為仇伯壽臨

此余得意書也伯壽識之子昂行書

蘭亭圖

青綠  
絹本

款書

子昂

此圖余二十年前所臨不過謾爾筆墨以自娛耳  
詎意為識者之愛今正甫以百緡於上得之可笑  
也持來示予故書數語以記之

至治元年二月二日子昂

行書

松雪臨定武蘭亭本并記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月江學士藏定武蘭亭致佳親友多乞之月江靳固不與顧求臨本於不肖何邪皇慶元年人日過僕寓舍重以此為言不敢固辭援筆書以為贈吳興趙孟頫記

後學劉致拜手觀

趙文敏模蘭亭叙并題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蘭亭脩禊帖石本甚多只定武刻全具右軍筆法獨孤長老見示刻肥瘦得中知為正本與子固藏者無異舟

中時時展玩臨之不已惟此紙頗得其意至濟州遇景  
遠索去重題孟頫

蘭亭自褚河南雙鈎以還未有能傳其神者即閣  
帖間有所摹復是影上捕影文敏公以書家其視  
右軍自謂能腕不負心故亦步亦趨似不愧優孟  
叔教而運筆布形不免露本來面自然吳興此帖  
猶鼎屬負山猛力竭盡矣真神品也偶於友人明  
古處見此遂以定武蘭亭易之而漢中寶錄知當

為此書奪氣也延陵吳寬

蘭亭墨蹟永闕昭陵精華盡在定武一刻然屢經摹勒微以失真興刑僅存耳若他搨不足觀也文敏此帖奕奕有王謝家子弟風流氣別得一種意外神采即起右軍使觀之吾知必噴噴首肯吳門

周天球識

正德元年秋日藏青老人嘉禾毛五雲京口褚勉

盧志愛同觀

二年夏望彭城富世觀於清照堂

趙承旨臨禊帖

紙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唐人臨摹禊帖非必規規點畫間而意度獨至子  
昂此卷近之師道題

予昂臨蘭亭帖而師道著題於上可謂二美矣雪  
澗翁宜善藏之不肖復何言趙孟頫題

余見子昂臨臨河序何啻數百本無一字不出咄

逼真如郢人運斤成風庖丁奏刀批郤導窾因其  
固然如輪扁老於斲如大馬捶鉤不失毫芒得之  
心應之手在夫熟之而已此本經師道子俊鑒定  
增價十倍錢唐仇遠跋

趙集賢臨蘭亭卷

西涯篆書子昂親筆四字於卷首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此卷松雪晚年筆力精神清勁飄逸擬之早年如  
出二手古人云筆隨人老斯言也豈欺我哉成化

十六年庚子六月大熱偶觀此卷揮汗書之

倣松雪書幾三十年未能入室懊惱懊惱書法必  
見多則進得眼入心乃應之於手也士奇載題

昔人有評孟頫畫不如詩詩不如字者予觀此卷  
但覺其爛漫掩映俱入神品蓋未敢以其言為確  
論云時弘治戊申臘月十八日蘭亭居士識

張仲壽臨定武蘭亭本并識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皇元以書名當世者子昂一人而已僕近見彼臨蘭亭  
大不滿人意暇日假月江學士定武本試對臨之非敢  
自炫使能書者鑒觀必有公論在也至大二年歲在己  
酉十一月廿三日疇齋張仲壽識

金璡拜觀

書法尚矣右軍為最然亦不多得此其為尤孟達  
其實之至正丁亥秋七月廿三日洛陽王敬方觀  
於杞菊軒

俞紫芝臨定武禊帖并詩

定武禊帖

烏絲  
紙本

特健藥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款書

至正廿年歲在庚子孟夏十三日桐江紫芝生俞

和子中臨于黃岡之康園

小楷  
書

我本西湖紫芝叟不但悠悠放杯酒平生雅好得字隨  
筆意翩翩落吾手臨河一序歸玉京後來傳刻成怪醜  
辛勤學書四十載能遇幾人開笑口知書鑒畫古所難

却笑醯鷄鳴甕落一南宮松雪兩夫子異代合轍名不

字

朽竊將筆研未學時寫數行人見取吁嗟師法不再

遇空向城闈事奔走明窓淨几誰友于自歎臨池今白首

右用張貞居題高侍郎畫山水圖詩韻余臨禊帖

戲書於後以俟觀者商略之

章草書

紫芝筆勢洞精謹嚴遒勁似與褚登善共參定武  
不願與鷗波比肩也題歸吳周生寶藏之 陳繼

儒書行

書

元俞子中臨晉王羲之行書蘭亭叙帖明項子京

真賞

行楷書

董文敏書禊序卷

烏絲絰經紙本

蘭亭叙

永和九年

至

有感於斯文

蘭亭得聖之全者止定武一石流傳至今世競模寫總  
未脫凡骨余校閱之暇偶書一過不識有當於其眼否

其昌書於武昌署中乙巳秋望

行書身紙尾

蘭亭搨本

開皇蘭亭本

宋招  
徳

大德癸卯歲正月十一日吳興趙孟頫

得觀於錢塘客舍

聊城周馳景遠父觀

癸卯上巳日鄞人袁袞觀

上三跋俱  
行楷書

魯郡吾衍觀

篆書四跋  
共一紙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右粥者題曰定武余既歸鄉以住歲所藏鄧氏趙氏本校之無分毫差據此三本斷缺處與婺之梅花蘭亭同其異者婺本上下有界畫而此則無爾此當為開皇原本而彼再刻也然此本精彩晦昧視鄧趙本大有逕庭云

延陵吳文貴敬觀時大德壬寅七月也

行楷書

右宋丞相游景仁所收禊帖乃開皇本非定武也禊帖開皇時已刻石唐文皇見石刻始求得真蹟

令侍臣分摹而歐陽率更為勝刻之禁中宋人所謂定武也余以此本與趙子固所得姜白石唐搨本相對神韻相似此本剥落而趙本不剥落故知此刻在唐之前又與柯九思陳直卿所藏唐石宋搨本相對神韻相似此本五字不損而柯陳本五字別損益知此刻在唐之前景仁為開皇元本是矣粥者為定武其失考也余求開皇本有年僅見宋人翻刻本先生無意中得之出以相示真可寶

也都門八十老人孫承澤題

行書

昭陵繭紙不可復覩北宋所推神龍定武而已至  
游景仁以宰執大臣廣搜石本用甲乙排次自註  
所出約百餘種雖肥瘦完損不同大都發源定武  
而神龍中微矣近忽見此開皇搨本一時驚詫亦  
物貴所罕耳其實較率更所摹最能遠過也此乃  
淳古堅厚莊莊不露芒角景仁定為開皇原本足  
稱神妙先生是腕有右軍鬼者方於神理間消息

之應笑白石延之聚訟多事矣浙西曹溶題行楷

別本蘭亭

姜白石題摹  
右軍真蹟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蘭亭出於唐諸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唯定武本鋒藏盡勁筆端巧妙處終身効之而不能得其髣髴世謂此本乃歐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是真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

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利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  
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耳  
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有眼必知所  
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谷之  
言云爾迺知當時真贗混淆矣山谷之孫字子邁  
今為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乞去予不忍與以為去  
此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之字多見其名於  
書帖後雅尚如許亦足以贖粉昆之疵矣嘉泰壬

戊十有二日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白石蘭亭偏旁考云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  
字左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事  
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帶橫 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 趣  
字波畧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  
之狀不是捺 抱字已口開 亦大矣亦字是四

點 興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  
不不字反挑脚處有一闕 又仰字如針眼 殊  
字如蟹爪 列字如丁形 云字微帶肉 各處  
模本蘭亭石刻癸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崇山二字  
傍注因寄所託因字中改曾不知曾字傍注作僧  
字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改  
而筆畫重視昔之下圈去二字東觀餘論云晉史  
逸少傳無曾字乃是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抑

縫歲久止存僧字後誤為曾字脫落添之耳封禺  
山史玉識時獲觀唐翰林書人劉泰妹所臨禊帖  
於脩竹吾廬清泉白石間

外錄

唐張泌妝樓記云劉泰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  
安帖足奪真蹟秦亦當時翰林書人也

定武蘭亭古本

乃神龍本題籤  
者或筆誤耳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長樂許將熙寧丙辰

孟冬開封府西齋閱

臨川王安禮黃慶基

同閱元豐庚申閏

月十日

朱光裔李之儀觀

元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李秬王景通同觀

王景脩張太寧同觀

元豐四年孟春十日

又同張保清馮澤

縱觀文安王景脩題

丁以上皆搨本此  
下皆墨蹟題跋

昭陵永閼千年迹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第

一本石今焉往落東

闕

君家何處得此紙刻畫爛然猶可喜六丁神物好

護持更有諸賢題姓字環澗王容敬題

右定武蘭亭古本平章冀國文定郝公家舊物也  
公之嗣子參政初學翁取愚古鑄于一遂以此見  
惠時公有三本皆是一石所拓以此卷有前宋諸  
公題名故擇以見付餘二本後公皆以遺人其達  
如此謹題以志來歷炳記

天歷己巳閏于願學齋四月十日重識

明年暮春三月重閱

天歷二年四月十日閏于願學齋因換籤題

元統乙亥三月清明日重閱

至正乙酉十一月十一日太原王守誠觀

至正丁亥三月三日因閱重識

愚嘗界幅紙求松雪趙公書公臨蘭亭序見寄後題略云古今善書者必以王右軍為稱首右軍諸帖當以蘭亭脩禊本為第一彥暉當知此意也其言可謂要而不煩矣愚幼知學此因公之言加篤好焉郝府所藏二本與此同一石拓者一本題云

尚書何稟題其一本則松雪翁因學鮮于氏之所  
審定也此本必嘗為二公所觀豈以宋賢題識為  
定遂不復有云以示讓歟至正七年四月十三日  
久旱而雨是日清霽書於願學齋

素與初學翁之家督至道侍制同事史院情誼若  
骨肉未嘗及此帖何耶吳徵君大梁相見劇談數  
日歡若平生亦不以相示兩公皆當世博雅君子  
感念存歿臨書長歎臨川危素識

翰墨風流冠古今鵝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  
陵朽刻石猶能易萬金右米南宮題定武蘭亭  
詩附錄於前此詩為識者指迷不點俗目近光堂  
史豫章熊夢祥書於鳳凰臺之松雲寓軒

紳在吳中見吳興趙公所収定武時新得於一僧  
公方赴召自杭抵京舟中題者十有七次此本乃  
大梁吳徵君所藏先後題者七次乃知二公篤好  
之情南北千里相契若此但恨二公今皆仙去未

得交相題識以為世寶乃使若紳者執筆卷末不勝愴然齊郡張紳謹識

辨說蘭亭猶聚訟精良此刻更何疑辯才付囑昭陵後玉匣為塵世祚移倪瓈壬子人日

近臨川饒氏家多法書藏蘭亭數十本晚始獲定武一刻酬以厚直每有至寶難得之歎今此本紙墨尤舊固知復不易得矣彦廉宜寶之渤海高啓

題

唐石刻蘭亭在石晉時契丹入中國遺落魏郡至  
宋守臣始以獻於朝徽廟甚寶惜之已而開復

入中國挾之以去此石兩遭兵燹之禍而墨本尚  
存當為中國千萬年寶也洪武壬子秋稽岳王羲

識

昭陵以璽紙從葬世不幸不得以見真跡尤幸得  
見定武本故後人摹勒彷彿乎晉風此帖墨紙佳  
拓手高宜寶藏也張適

外錄

桑澤卿蘭亭博議云右軍蘭亭搨本人間往往有  
之多非好蹟天禧中相國僧元鵠曾進唐勒石本  
一卷卷尾文正署勒字傍勒僧權二字體法既臻  
鐫刻尤工

神龍蘭亭序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外錄

珊瑚網云禊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  
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而蘭  
亭自唐以後又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唐  
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餘如會稽本  
之類多唐賢所臨至宋理宗內府所藏有一百一  
十七刻迨遞傳遞勒何啻千餘種宜乎致論者如  
聚訟也昔人以蘭亭詩叙為書家六經神龍本其  
壁中葩上物乎

又云蘭亭以起草本為第一末後空一行者是有  
勲字圓印在空晉人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  
序或言蘭亭記歐公云脩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  
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  
俱云蘭亭至南宋高宗宸翰題曰禊帖

定武蘭亭卷

趙子固所藏落水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高平范仲淹題

楷書

慶曆二年正月四日

武功蘇子美觀

楷書

晉右將軍書為世所寶者於今八百餘年其間以書法垂世者無慮數千百輩莫不敬而神之未有以一言竊議者可謂古今獨步矣山陰脩禊詩叙又其所自愛重傳之子孫者則又可知獨不甚聞於宋齊間時尚未出也唐興文皇得之而後盛行於後世論者自唐以來以及我宋未有不得乎此

稱名世之書者蓋萬世法書之所自出也此叙真  
蹟真刻皆亡矣今所有者唐世撫搨所傳承平日  
惟定武本號稱第一尚幸及見之歐陽文忠公集  
古錄有四未嘗盡得今雖有之亦莫能辨山谷嘗  
論褚河南所臨反豐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  
藏乃云劙地所得者蓋劙地則此石當為杵碎因  
築得之中有枘竅縱橫僅數寸大都不過卅餘字  
初號杵蘭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武本不可高下

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真褚河南所臨也  
自是易名褚蘭猶情靜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  
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因思天下尤物昔人所  
謂二不為多一不為少雍意不然不可無一亦不  
可有二一或可保二則騰空而去矣書又有言樂  
毅黃庭但得數篇足為國寶况此叙為絕筆乎方  
知文忠千卷不無濫叙鄴侯三萬奚以多為雍雖  
老髦之年猶得再覩定武舊本於彝陵乃三嘆息

而書其後淳熙辛丑歲中秋日河南郭雍書 雍  
陵州沖晦先生字頤正云

草草書

唐模本太宗嗜右軍帖逮忘寢食此帖傳流末世說之甚詳彥遠云當時勅虞世南輩各臨十餘本分賜近屬諸公亦各臨書唐世為多今所傳者悉此也觀之大較皆得之一二而體終不變各自成家有足驗者其遺法余美亦足可驚後世區區有所不及者又况昭陵玉匣之蹟哉不然以太宗之

明尚附耳求之耶昔年侍先子官江東見吳瑛家  
褚遂良一本近定武不上云云紹聖改元十月晦

日鄧襄題

飛白草書

唐太宗既得蘭亭叙真蹟命褚遂良馮承素諸葛  
真之流雙鈎模賜當日左右大臣昨見一本於蘇  
國老家後有褚遂良檢校字世傳石刻諸好事家  
極多悉以定武為冠此一卷是襄陽米友仁觀於

平江長洲百花里之官舍

草書

蘭亭紀臨傳

蔡條為孫氏本立傳該述備矣然自唐以上互見於中諸跋中者茲不重出姑刪取國初著說者具載之云偽吳時遣內客省使高弼聘於蜀因獻孟氏世子以石本蘭亭叙此本後亦不復見世之流玩每各不同一本患肥肥則神癡乃褚登善所臨一本患瘦瘦則體弱乃洛陽劚地所得其餘數目是又在二本之外而愈粗矣今天下其可取者以

吾所聞睹獨有三焉其一褚河南所臨在蘇才翁  
家先入尚方字勢若與石本不諧其二硬黃本乃  
諸葛所臨在鄧右轄洵仁家今藏之祕閣迄不得  
一見或謂一患肥蓋古之人臨書或自存其體多  
不徇步武為尚故也其三則定武本者迺江左所  
傳會稽石也自晉至錢氏末天下既大一統而定  
武有富民之好事者厚以金幣從會稽取之而藏  
於家未知在熙寧時歟在定陵時歟世罔得始末

及後戶絕貲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便  
坐壁間熙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旨納其石禁  
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元豐後薛書向來定遂取  
其石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  
觀初裕陵方尚文博雅詔索諸尚方則無有或謂  
此石亦殉裕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今薛氏又  
不知在亡世獨有墨本且傳焉况遭兵火之厄則  
雖墨本當亦無幾噫可傷也已吾居夷者久將恐

懼之不暇蓋於此夢想不及紹興丁巳冬閏月忽得定武古石墨本於青社人宋氏子槃蓋傳於其父博田令端夫端夫得於汝陽鍾離閔閔授之於孫氏子中甫中甫者次公侍郎之子也其書傳授次第甚明因感歎之餘且懼後生不克知其原派也乃為傳而藏之

行楷書

昔中原雲擾定李生獲禊帖真刻嘗以墨本投韓忠獻公公索之急乃摹刻送官其後宋景文始得

李本藏之公庫至薛師正出守子紹彭又從而易  
之蓋自韓宋以來士大夫得之是邦者真贗已相  
亂矣東陽周致肅以此卷相示題識由高平范公  
而下皆宋名臣其必識真矣乎廊劉汶書

楷書

世傳蘭亭以肥瘦完缺紙墨為別誠至論矣然求  
之牝牡驪黃之外則在展卷之間精神煥發尤妙  
論也此本題志可證而磨沒中如月光在天尤可  
寶也京兆杜本觀

楷書

蘭紙不可復見錦標玉軸又安在哉定武真刻尚論其肥瘦耶觀文正公所題固可寶矣後學許大

同識

楷書

此定武本也余有一本似稍瘦爾噫蘭亭為世所珍今昔皆然嘗慮蕭翼之相遇致蕭其祕之宣城

吳鍊觀

行楷書

蘭亭禊帖右軍所書璽紙既入昭陵而唐刻石本亦殉焉溫韜發陵別取金玉置書而去其紙遂糜

壞世所獲者惟石刻耳宋人索置公庫會火不存  
馮京知雍州乃以所藏搨本命工入石其後薛紹  
彭陰以他刻入之則定武蘭亭帖在當時已清矣  
學士大夫之家僅存一二流傳既久愈遠而愈微  
愈變而愈訛雖好古者苟不能精鑑亦清矣余往  
在錢唐訪陳真人於吳山見宋呂祖誌所藏本今  
復於致肅見此本舊出蘇才翁家其為定武本蓋  
無異論也陳真人欲售白金百兩則致肅其可弗

寶哉洪武八年二月一日金華胡翰識時姜煥同

觀

行楷

書至晉二王淺以加矣昔人謂其妙在筆畫之外  
蓋至論也此禊帖有宋元諸名公題志其於評議  
已詳矧經海岳翁之具眼為定武佳刻無疑致肅

尚襲藏之同郡麟溪鄭濤謹記

楷書

薛紹彭自為一書辨定武石刻號稱詳密李學究  
本最所寶惜當時士大夫家有此刻者可僂指數

而蘇才翁所蓄則錢惟演家物也後陳季常得之  
後曾覲得之最後趙子固得之子固嘗江行覆其  
舟身入水溺死猶手之高出水面不置曰吾性命  
可棄也而此不可棄其見寶惜如此子固死遂流  
落江東予聞諸陳子山陳子山聞諸張伯雨云此  
卷意度與今御府藏唐人響搨本蓋相似而周君  
自言得之江東印章題跋具可徵其為李本何疑  
哉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冬十月癸巳眉山蘇伯衡

識小楷書

南昌王猷定獲觀於連山僧舍小楷書

皇明天啓改元歲在辛酉則陽月之九日重裝祕  
賞大酉山人項聖謨孔彰父記楷書

外錄

珊瑚網云天啓壬戌禊日程友李白招品新茗佳  
種出定武蘭亭五字不損本有米元章跋張疇齋  
趙子昂文衡山各臨一本又閱潘貴妃本復聽絃

顧曲至夜分誠暢叙勝事也桃花潭水人何玉識  
陶宗儀云予嘗見落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  
今吳中分湖陸氏所藏而趙彞齋之物也彞齋宋  
宗室子諱孟堅字子固彞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  
戊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於水仙尤長此帖  
姜白石舊藏後歸雪川俞壽翁彞齋復從壽翁易  
得喜甚乘夜回擢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淹溺  
無餘彞齋立淺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蘭亭在此

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於卷曰性命可輕至  
寶是保

定武蘭亭本

山谷跋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者宋齊以來似  
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  
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  
千不得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跡唯有蘭亭故為虞

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  
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髮鬚存  
古人筆意耳

蘭亭叙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覆觀之略無  
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  
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豫章黃庭堅

宋御府搨定武蘭亭卷

宋搨  
藍  
藏

甲之一 御府本

藍  
藏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攬定武古本蘭亭叙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  
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  
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疊宜思自  
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且羲之  
挺拔俗邁往之資而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  
心令人遠想慨然又歎斯文見於世者摹刻重複  
失盡古人筆意之妙因出其本令精意鉤摩別付

碑板以廣後學庶幾彷彿不墜於地也紹興元年

秋八月十四日書

宋高宗題搨本

右御府本紹興初宗室子畫在從列有旨宣取其家所藏定武本而刻之上親御翰墨為之跋云

宋丞

相游景仁墨蹟  
行楷隔水紙本

源流之自摹刻之精至是不可以有加矣是宜冠諸篇首端平乙未八月下澣古枯何處恬智父拜

手謹書

行書

宋搨褚模蘭亭米跋本

宋搨  
褚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於晁美叔齋云借于公孫辛巳歲購于公孫獻黃絹幅至欣字合縫用證摹刻僧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雖臨王書全是褚法其狀若嵒巖奇峯之峻英英穠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

爽孤騫類逸羣之鶴蕙若振和風之麗霧露擢秋  
幹之鮮蕭蕭慶雲之暎霄矯矯龍章之動彩九奏  
萬舞鵠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  
所留賞羣仙也至於永和字全其雅韻九觴字備  
著其真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  
夫臨倣莫稱於薛魏賞別不聞於歐虞信百代之  
秀規一時之清鑒也壬午八月廿六日寶晉齋舫

手裝襄陽米芾審定真蹟祕玩

係揭本未  
字原注

右褚河南所摹與丙叢第三同但工有巧拙遠過

前本爾

宋丞相游景仁墨蹟  
行楷書隔水紙本

宋搨定武不損本

王魯齋藏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蘭亭脩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遒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而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祕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七十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於昭陵而真蹟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臨摹不止一家

惟歐陽率更為逼真勒石禁中後晉時契丹舉歸  
流落於定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  
慶歷中碑出民間歐陽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  
定武為別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褚  
河南臨本耳自熙寧後薛師正父子別刻二本以  
易元碑於湍流帶左天剏損一二筆為識行於世  
者往往別刻本故定武真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  
紛紛翻刻幾千石矣訛以傳訛僅同兒戲每竊哂

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內兄潘伯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屬以後事而默成所寶蘭亭叙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懼質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實熙寧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證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刻五字尚可見也諸家所識精筆儼然在目千石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緯沉暉如祥鸞覽德而羣飛歛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閩馬南馳中原倣擾士大夫宜未暇留神

於翰墨題識於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  
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  
沖一跋微露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瘠晉室  
羣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  
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脱落不存自是息影潛  
形百二十餘年而歸於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  
得北方盛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  
也暇日摩挲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感

世之廢興而是物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歎未知  
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顛末於後云金華魯

齋王栢

定武禊帖五字未損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蘭亭叙出定武者凡三本其一宋景文帥是邦實  
慶厯之歲得於李學究所謂玉石本傳為陳僧法  
極字智永所撫逮薛師正來牧其子紹彭刊本易

去宣和中紹彭之弟嗣昌帥長安有旨取石置睿  
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即此本也其二紹彭所  
撫有鋒鏘字差大亦亂真往往目為舊本也其三  
脩城得於役夫自崇山字冲上下斷頗瘦勁後歸  
章伯可之尊伯可嘗題後云岐陽石鼓俱載以北  
宋元功頃從使闕聞在所謂中京者因併記之今  
觀右文所藏真第一本宜保持淳熙十三年六月

八日古北平榮芑跋

桑世昌澤卿蘭亭考定武禊叙李學究歿於妓家  
時定帥宋景文以入官庫此真本也名玉石本薛  
師正帥定武其子紹彭別刻置公寢師正數日乃  
悟曰頗瘦此瘦本也紹彭又刻肥本遂缺真本端  
流帶映天五字易之以歸謂之公庫本真本則名  
五字損本公庫本宣和中入內府繹曾見定武多  
矣唯鮮于伯機郎中趙子昂學士二家本叙字波  
脚作螳螂肚形趙本墨色頗晦鮮于本膠礬得所

最為精妙欣字脚作九轉折餘所見皆肥瘦本耳  
侍御王公得此真玉石本有紹興希世印淳熙榮  
芑跋右丞東平性齋馬公喬饒州仲山校書并西  
王公之子慶皆今代絕識印誌唯謹此本由會稽  
王脩竹監簿所入東平王朋益廉訪家今歸侍御  
王公矣禊序百世奇寶凡歸三王皆鉅人青氊所  
還豈偶然哉叙字波脚與鮮于趙氏本正同而五  
字未缺尤為可貴至元六年後庚辰陳繹曾書

會稽晉名山中有千世寶所以臨池波歷歷照穹  
昊流傳長安道老僧惕如擣昭陵雲霧深玉匣失  
所保周成顧命篇垂戈列經誥至今天下人欲觀  
何由討幸然定武石難容以智造宋家幾播遷惜  
哉迹如掃眼明偶相遇精神更美好五字未曾缺  
纔出紹彭早黃庭亦不存瘞鶴殊渺渺摩挲憶真  
者鬚髮空自皓王士熙

平生右軍書固自歷代寶永和脩禊事醉筆落晴

昊粉蠟冰一方蘭膏玉萬擣繭紙化飛埃摹搨貽  
永保相傳金錫帖貴比漆書誥多事桑澤卿雌黃  
費探討巧偷竟沈淪肥瘦異鐫造化身遂千億濁  
俗不可掃昭代二王家玉匣尚精好東山賢相君  
購之苦不蚤寶氣白虹婉逸思青雲渺想像清闕  
堂玉石光皓皓門下士陳繹曾

外錄

六硯齋筆記云定武禊帖余見程李白所藏一本

與余所購可稱雙璧今又獲覩一本云是五字未  
饒損本筆意亦在而墨色稍昏或炫飾無知者過  
於矯治令糜爛以示舊而反益其疾耳諸跋亦可  
采以參互評榷也

定武蘭亭五字不損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熙寧丁巳十一月廿一日寅亮存存齋同覽

元豐二年己未元日貫通

彭惠迪張觀國米芾元章同觀

寅亮勤中孟堅沖道信國同觀元祐丙寅三月十

六日鄭崇法院

定武禊帖凡閱五本矣余皆曾模今觀此卷當居  
諸本之右下筆臨寫自能知之必以余言為不妄  
也時皇元大德乙巳歲嘉平望前三日疇齋題於

自怡軒

閱三年重模時清明前五日也疇齋

至大己酉十一月廿二日再觀因對臨一本贈月江學士時年五十八歲矣不知自此後當寫幾百本散落人間也

右軍書傳世者蘭亭為第一蘭亭刻本唯定武為第一然柯條枝葉蔓延而未已求其自本自根為定武真刻者余生六十有四又南北往來行幾萬里僅見兩三本耳一在叔固丞相宅即族兄子固所藏一在家弟房近自吳興携來都下見與一在

譚崇文許三本皆無小異余所得苦為蟲所損叔  
固者因水滌糜潰字畫小昏唯譚公所藏紙墨完  
整神明煥然當為三本之甲云延祐四年歲在丁  
巳十月廿四日譚公攜此過余大都咸宜坊寓舍  
因書其後吳興趙孟頫子昂同觀者巴西鄧文原  
善之家弟孟顥子俊雲間王一初

後學劉致拜手觀

肅觀此本殆猶游魚弄新姿老鶴鍛晴翮精神具

足飄搖於紙墨之外見者鼓舞如見右軍於茂林脩竹間也會稽袁桷書

至治改元正月快雪時晴與貢侍制奎同觀元明善謹記

至順癸酉六月廿六日崔御史濬尹郎中彬同觀岳至記

麒麟鳳凰不常有於世然識不識者皆知為祥禽瑞獸何哉豈以其不常有於世而然耶蘭亭真蹟

自入昭陵士之願見者已不啻乎麒麟鳳凰之不  
常有於世矣京師唯譚昭文公所藏定武刻本衆  
稱最善茲由叔父崇文公假至齋館捧玩彌日嗟  
哉神物希世所有謹識歲月以歸至治元年三月  
既望番陽吳善跋

蘭亭真蹟入昭陵後為溫韜所發不知散落何所  
次則唐名公歐褚馮趙諸葛所臨者至今間有一  
二亦不多見也惟定武所刻好事之家時得見之

觀月江學士所收本當為余平生所見者之冠精  
神完備墨色如新而湍流帶右天五字不損誠為  
奇帖昔人謂仰之針眼殊之蟹爪列之丁形是三  
者皆可以人力為苟得右軍筆意雖無此三者不  
害其為善模寫矣山谷云此帖無一字一筆不可  
人意或肥瘦失真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  
妙處此真能觀書者也余於此帖十年間四臨摹  
矣每一書而人加老尚恨書法未能超詣古人妙

處加我數年期於增進必有可觀者焉延祐改元  
閏三月晦前二日錢唐張仲壽敬題於自怡軒

閱十年再觀前後凡五題也自己已初觀至今一  
十九年矣余今行年七十二歲繼此又不知當幾  
觀乎至治癸亥歲三月望日疇齋張仲壽敬題

五字不損本定武蘭亭叙一卷元初藏譚崇文許  
有寅亮元章等題名張仲壽趙孟頫袁桷諸賢跋  
尾相傳歐陽率更所撫墨花滿面真希世之寶也

張丑

定武蘭亭薛師正正本

五字不損會  
字全存少剝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甲卷前  
編號

蘭亭自出昭陵摹搨日廣愈遠而愈失真矣予後先購得數十刻皆定武嫡派不失右軍筆意者暇日手自讐校排沙簡金僅存十種昔宋理宗有蘭亭百十七本陶九成載之輒耕錄詫為希有然優劣竝存予此十本皆精妙絕倫不幾於敵國富矣

為之一笑延陵王肯堂跋

宋搨劉貴妃并內侍張延禮蘭亭合卷

宋搨  
裱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墨搨縮本小字

右高廟時劉貴妃所書

宋丞相游景仁楷書題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丙子孟夏瘦翁墨搨縮本小字

嘉定辛巳脩禊日弟延慶

本搨

右嘉定間內侍張延禮所書已上三本其人品不

同字大小亦不同然俱為善學蘭亭者

宋丞相游景仁墨蹟

楷書

題

宋搨蘭亭卷

宋搨  
裱臨  
江王摹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楷

右慶元間臨江王沈過果山愛鐫工得用筆意以  
其所藏善本刻之載石而歸分遺先忠公此本

宋丞

相游景仁墨蹟  
行楷隔水紙本

定武石刻亡於南遷道中此係宋寧宗慶元時臨  
江王重摹即臨定武舊本後有定武小印其驗也

五字未損與今之監本相似近代以來未易多得

者弟機頓首

行書紙  
本裝後

定武五字損本蘭亭僧茂宗作圖合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紹興壬戌正月晦日觀於三衢之傳舍傅朋

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孫覲攬折桂堂

蘭亭已矣而定武舊本帖猶得於今見之是石之壽固永於人而紙之壽又永於石也泰定丙寅暮

春之初觀於會稽寓舍不勝斯文之感嘉興後學  
俞鎮

余見蘭亭石刻多矣如此本殊不易得世以筆墨  
肥瘦論者是殆得其形似耳鄧文原

世傳蘭亭石刻甚多如月印千江在處可愛桑世  
昌考之備矣此卷五字剝損本紙精墨妙又有僧  
隆茂宗所畫蕭翼賺蘭亭圖於後誠為佳玩至順

四年十月柯九思跋

禊帖一卷吳故家物收藏有緒後有吳傳朋孫仲  
益跋語當紹興時定武石毀未久已為人所傳玩  
况二百餘年之後哉是可寶也安陽韓性

世傳蘭亭刻石惟定武本為妙然古今議者不一  
故有聚訟之說桑世昌蘭亭考十卷最為詳博然  
不若姜白石所著簡明可誦大意謂真蹟隱臨本  
行世臨本少石本行世石本雜定武本行世然但  
言其自出耳未嘗及其真贗也惟齊東野語載姜

白石所書偏傍考謂持此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其所論凡十有五處余平生閱蘭亭不下百本求其合於此者蓋少近從華中甫觀此乃鐫損五字本非但刻搨之工而紙墨亦異以白石所論偏傍較之往往相合誠近時所少也其後跋者七人而鄧文肅善之柯奎章敬仲皆極口稱之二公書家者流而柯尤號博雅其言如此余又何容贅一辭哉嘉靖十一年六月廿又七日衡山文徵明識

外錄

竹齋王佐定武本跋云定武本是唐率更令歐陽  
詢信本以蘭亭真本臨摹最為逼真太宗愛之刻  
石置禁中宋慶歷中宋景文公祁守定武得之於  
韓忠獻公琦之甥家匣藏於庫故世傳曰定武本  
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定武別刻一本於外以應求  
者於是定武本真贗有二刻石矣其子紹彭又模  
刻他石潛易定武真本於石刻上暗鏤湍流帶左

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又號曰五字損  
本大觀中紹彭之子嗣昌以進徽宗寵置宣和殿  
靖康之亂金人不知此石刻之可寶也獨得留焉  
宗澤汝霖時為留守入內帑見此石刻取以馳進  
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踰月金騎大至倉卒  
渡江竟失此石札仰揚帥向子固冥搜不獲國朝  
宣德四年兩淮鹽運使金華何士英偶得之民間  
一面肥本一面瘦本九年秋佐錄囚至淮上士英

以數本見貽瘦肥本果鐫捐五字異於衆碑佐信  
其為定武原本也其年冬士英適考滿匣至京師  
擬進明年春宣廟賓天士英得請致仕竟携此石  
以歸金華佐以一本貽春坊左庶子周公崇述餘  
藏於家正統三年惜遭回祿燬焉其後同寅員外  
金華蔡安貴又得士英所藏肥本嘗請予題其後  
云因并識之以告來者景泰七年丙子夏五月節  
後二日竹齋王佐識

珊瑚網云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又崇山字中斷六七八行為裂本亭列幽盛遊古  
不羣殊為九字不全本其天字全者為定武肥本  
天字小損者為定武瘦本至南宋紹興元年刊定  
武初搨後有寶字大印及御製跋為御府本先是  
元祐四年張璪官邯鄲摹家藏真定武於石為邯  
鄲本若五字不損更有棗木刻本彼古今士人所  
藏禊帖即一定武未易殫述也

定武蘭亭趙承旨十六跋靜心本

上有王曉印  
章五字捐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彥升家祕治平四年閏三月寶錄院裝

持國和叔次道同觀

携定武帖過子固湧金門外邸樓因得展卷使人  
冷然有扁舟水晶宮之想端平三年脩禊後九日  
千岩病翁施商輔

定武蘭亭與陳直齋所藏本無小異淳祐五年歲

在乙巳五月一日手裝於景歐堂俞松題記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有饒損五字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老送予北行携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携入都時靜心吳義士聯舟與余北上出此卷相校即一刻也但五字損耳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明天台人靜心名森嘉興人

蘭亭帖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贗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致佳本五字雖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

子昂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益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益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廿二日鄆州北題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况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  
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  
志茲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  
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  
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  
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  
失也廿八日濟州南侍闈題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素求書於景遠者甚衆而乞余書者全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紙有厚薄麤

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

張書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陂待放閑書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畫士王晓之

所藏曉徐黃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誠不易也廿

四日題

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窓晴暖時對蘭亭信可樂也獨孤本携以自隨此卷以歸靜心其實藏毋忽七日書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

至大間僕偕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

長老所惠本竝觀船窓中廿二日得意甚多屈指  
計之已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見  
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靜心仙去其子能寶藏  
如此為之感嘆延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於咸宜  
坊寓舍子昂

右定武蘭亭禊飲序當以此為第一真古今絕品  
至元三年歲丁丑四月初吉揭傒斯謹題

右定武蘭亭乃神妙之本其寶藏之不可輕易與

人也喀爾庫庫題

僕曩時侍趙文敏公學書暇日嘗論禊帖定武本佳者絕難得僧獨孤本見存更有趙子固及越人倪仲剛武唐吳靜心此三本流落人間不知何如至正甲申謁瑩之於竹莊出此本見示乃其祖靜心先生所藏文敏公題跋甚詳誠可寶也句曲外

史張天雨

自永和九年至今日千有餘歲其間善書入神

者當以王右軍為第一所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  
真不誣也右軍平生書最得意者蘭亭為第一其  
真蹟為隋僧辨才所藏唐太宗以計獲之命褚遂  
良馮承素等摹搨以賜近臣刻石惟定武一本最  
得其真後世共寶之故石刻當以定武為第一石  
晉時為契丹輦其石投北棄中山境中後人取龕  
宣化堂壁薛紹彭易歸其弟獻於朝高宗南渡至  
揚州而失之其石已亡而碑本散落人間者有數

然墨有濃淡紙有精粗摹手有高下故雖出一石  
負然不同又有真贗相雜非精鑒者不能識也余  
平生所見定武本惟此一本紙墨既佳摹手復善  
無毫髮遺恨千古墨本中此本當為第一自右軍  
之下唐宋勿論千有餘年後能繼右軍之筆法者  
惟先外祖魏國趙文敏公當為第一文敏平昔所  
題蘭亭墨本亦多矣或一題數語或至再題則為  
罕見不可得矣惟此本凡十有六題復對臨一本

可見愛惜之至不忍去手於文敏題跋中此本又當為第一也嗚呼一千年之前惟有一人一人惟有此得意書數千刻中惟此一刻墨本在世者何啻萬計皆化刲灰存至今日惟此一本最精後千年惟有一人一人惟有此一題為至精至賞舉千年之世書法之精妙者無過此一本以此論之金玉易得性命可輕好事家當為傳世之寶不可以尋常書刻觀也余於至正廿五年秋七月購得於

吳城如獲重寶玩弄不舍後之子孫當世寶之母  
為富者財物所易母為強者勢力所奪真吾之子  
孫也苟能專心臨摹數千過雖不能企及前人要  
當不讓今世能書者遂識而藏之黃鶴山人王蒙  
書

外錄

珊瑚網云唐太宗得右軍蘭亭真蹟使趙模搨以  
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鐫之江左所傳會稽

石也錢氏歸朝定武富民買之以還一云文宗朝  
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薛尚書帥定武求弗  
得子紹彭于公厨見鎮肉石有賦在背乃別刻易  
之携玉石歸長安宣和中詔取入乃連夜墨搨冀  
得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氈墨焉故最下近  
石字肉為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榮芑云長安帥  
薛嗣昌紹彭之弟也時內侍梁師成為長安承受  
官批旨取舊刻嗣昌倉卒以紙三幅作一重撫石

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謂之  
蟬翼本一云唐歐陽詢摹蘭亭藁最為逼真太宗  
愛之刻置學士院後朱梁徙于汴耶律氏輦載寶  
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殂棄此石于中山李學  
究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  
墨本獻公公索之乃瘞地中另鐫以進公又一紀  
李生謝世其子出石模售每本須錢一千由是好  
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縕無從取償時宋景

文守定乃出公帑金代輸之匣石藏于庫非貴遊  
交舊不可得也一云慶歷間宋祁帥定武有士子  
携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將河水清見而識  
之取以獻祁為龕石郡齋遂以定武著名熙寧中  
河東薛珦出牧定武重摹于外以應求者自是定  
武有真贗矣珦子紹彭又刻別本留中山携原石  
歸長安暗劙湍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  
之世因號五字損本宣和初彭弟嗣昌進上徽宗

置睿思殿東壁靖康亂獨此石棄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宗留守汝霖見石馳獻踰月敵騎大至盡棄御用諸物獨瘞石渡江後揚帥向子固奉密旨搜訪竟不獲一云國朝宣德四年揚州某寺僧舍發地得二石乃蘭亭舊刻兩淮運使何士英命工截齊合之為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明年士英致仕携歸金華燬于火又有以何轉運獲石民間一面肥本一面瘦

本惜遭回祿是定武絕迹矣余再考之得康伯可

云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定國嘗從閩使

言在所謂中京者則士英所得豈薛師正贊刻類

耶又張芸叟云靖康中有得蘭亭真蹟者詣闕獻

之半途而京城破後不知所在奢望何止李學究

中山之獲近董玄宰云姜山人游豫章得蘭亭石

蓋農夫鋤田數見夜有火光以為異發而獲之已

缺兩行真定武宋搨也惟好事者加意搜訪耳

又云自山谷嘉定武以為肥不剥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又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本為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蔡山父云予見唐刻本有二一是貞觀間石刻一是泗南山杜氏所藏本崇寧初米老嘗模于寶晉齋號為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絕不類他本區區珍愛定武者是不知有唐刻也其二唐刻為汪丞相達藏而李路所蓄禊序至多有汪氏

本刻同豫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橫裂後有汪德輝  
忠衛社稷之家一印足徵吾家之不沾沾定武焉  
余更見賜潘貴妃正本王弇州跋有云開皇石本  
褚河南臨本皆行筆也定武稍真為一時賞重然  
米南宮絕不喜之其後摹者日益楷而小非復故  
步矣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多勝褚河  
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為之耳米筆佻  
以故不為定武左袒噫先荆翁嘗收禊序數十種

多宋搨乃余徒好之而不能守兒淵僅僅能執筆彷彿何日若米氏得唐刻本父子三人遂字撫于第一軒甘露降其家西山書院梧桐上以侈一時勝事庶不辜予攷定武意半時癸未中秋日看桂芒莊有十尋之焦結甘露如九品蓮採供韻齋官窯唾壺歷小春朝猶未凋是亦足當寶晉墨瑞矣漫贊之俟後賢耽此道者

定武蘭亭趙子昂十三跋獨孤本

五字已損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又有未損五字者五字未損其本尤難得此蓋已損者獨孤長老送予北行携以自隨至南尋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携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于舟中獨孤名淳朋天台人

與跋靜心  
帖稍異

蘭亭帖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贗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濃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致佳本五字鏤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

子昂

與跋靜心帖同  
此本作錢損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益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

與跋靜  
心帖同

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

題

與跋靜  
心帖同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况蘭亭

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頃聞吳中北禪主僧有定武蘭亭是其師晦嚴照法師所

名正吾號東屏

藏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廿三日將過呂梁泊舟題與

靜心帖同至頃聞吳中多一段原刻傍註六字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與跋靜  
心帖同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闈題

與跋靜  
心帖同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于驛亭人以紙素求書于景遠者甚

衆而乞余書者全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  
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

與跋靜心帖同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  
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

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

十月

與跋

帖同此十月一日獨小字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紙有厚薄麤  
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

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  
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

張書

與跋靜

心帖同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  
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

舟虎陂待放闡書

與跋靜

心帖同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窓晴暖  
時對蘭亭信可樂也七日書

與跋靜

心帖同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  
與跋靜心帖同

定武真搨蘭亭卷

王順伯藏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淳熙壬寅上己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將有感於斯文者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奏功名語右軍殆見杜德機耳朱元晦熹題

蘭亭脩禊序世相傳以定武本為最佳予家所藏  
不過是也丙午冬予官于廷直今淮東漕王公順  
伯丞于棘司每公餘相與繙弄簡冊順伯出其家  
金石刻百餘古文奇字多所未見暨出蘭亭本十  
餘讐校之筆瞭然飛動其卓然傑出者則曰定武  
也順伯誇曰行半天下所得惟此今君詩所出又  
如順伯之所誇安得與吾順伯拊掌一笑共此清  
賞己酉長至日西昌李大性伯和

此帖入石定武才屬耳石圮畫蠹吾意墨本在人  
間殆不啻百千萬本今一紙之價如拱璧寸珠踰  
千金而弗售豈非懼於終盡耶俛仰之間已為陳  
迹其可慨嘆若此況禊事乎嘉定甲申中春月湖  
老漁定之

雙井黃華觀于檢正直舍閑讀數過不知吏氣之  
汚人也嘉定改元九月一日書

金陵何荆雪川丁端祖東陽喬行簡汴人趙崇憲

東陽滕強恕眉山楊汝明三山陳貴謙富沙真德  
秀嘉定庚午十月廿二日同觀于羣玉堂

江原張鈞建安劉爚眉山任希堯晉陵薛極漢嘉  
薛紱廬陵胡禦祥符趙希昔嘉定辛未同觀于西

湖舟中

丙寅閏六月鬱蒸異常風雨飄迅所藏書畫法帖  
俱不敢出曝每日與方牀竹枕取蕉陰荷氣轉徙  
盤礴以消之又賴鬻古者間以船子泊河下持雜

蹟來看十百中一二有足繫余心者雖不成售亦得姑錄其副時自玩焉有定武真搨蘭亭一卷視余舊藏係一石而搨手不佳且磨泐去十之五云從新安舊姓得之李日華

毛仲益所藏蘭亭叙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凰翔於千仞吾見舊定本蘭亭其猶龍鳳邪慶元丁巳十一月二十日笠澤陸

游務觀書

成都石本蘭亭集序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外錄

廣川書跋云寶月刻蘭亭叙東坡居士為讚于後  
蓋子由得于中山舊石故今所摹獨傳二蜀中州  
人或未知也余觀世所傳蘭亭書雖衆其搨摹皆  
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係當時摹書工拙惟祕閣

墨書稍異更無氣象可求知後人所為不足尚也  
正觀中詔令湯普徹搨蘭亭賜梁公八人而普徹  
亦竊搨出外以傳普徹自能書識逸少筆意故雖  
摹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率更臨蘭亭則自  
出家法不復隨點畫也蘭亭真本世不復知普徹  
典刑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于此中山者蓋其一  
也

復州禊本蘭亭

卷首錢雪川作賺蘭亭圖詳攷  
諸禊本載重校宣和格古論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鼠鬚注硯寫流觴一入書林久復藏二十八行經  
進字回頭不比在塵櫟吳興錢選舜舉

右復州裂本蘭亭鴈行定武宋理宗賜賈平章一  
百十七種褫為十冊此其一也戊申歲中元日趙  
子崧觀於廬陵凌波閣伯慈伯武侍

外錄

珊瑚網云宋搨蘭亭以復州為勝蓋真定武乃瘦

本復州以真本重摹亦鎬損四字其字極瘦有風  
韵

蘭亭舊刻并賺蘭亭圖合本

吳景文藏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至元四年春二月廿五日金章閣學士院鑒書博

士柯九思曾觀

蘭亭書家之楷則學者未有舍此而能者也今觀  
此刻雖後閔定武世亦罕得之可尚矣趙雍

嚴借觀累日得其妙處

歐陽永叔嘗跋蘭亭序謂真本已歸昭陵世所傳  
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真偽優劣  
覽者當自擇焉今觀此刻與尋常所見者亦異永  
叔之言亦信矣于文傳題

已賺君親走晉陽老僧猶未識蕭郎聖圖本為天  
同大誰謂橋山善守藏右題蕭翼賺蘭亭圖遂

昌鄭元祐

蘭亭帖不問刻之精否見者無不愛玩為其餘風  
流韻有可挹也蘇人錢良右

蘭亭詩序為書家之六經而善本絕難得學書之  
士雖不得善本苟能彷彿於其次者亦勝於學世  
俗書也近日吳興趙魏公書法遍海寓學者僅得  
其形似而古意皆無如啖蔗徒咀嚼其餘全不見  
其味耳孤蓬倦客陳方題

世謂脩禊帖實書法之楷正者然太宗得之以為

珍玩則皆出蕭御史之計耳及歸昭陵雖數百年間而御史之盜名為不泯則與進藥石之言者異矣噫御史以恥而為耶不以恥而為耶若御史以此而為恥則溫韜輩同可恥也今觀此本亦未敢擬於定武恐亦定武之別派者淮陽焦粲

昭陵璽紙已成塵棗木傳來轉失真小點大癡何足較從今著眼看時人海虞釋祖偁

蘭亭書法諸公論之詳矣石刻佳本尚猶難得况

其真蹟者乎大雲道者福聚

蘭亭善本世人好尚惟恐鈎致不為已有然善本  
豈易得哉昔太宗好甚俾蕭翼竊之得以自珍翼  
御史也乃盡忠耶抑亦臣子之道若是也耶大名  
知玉成

定武蘭亭石刻為薛氏取去世之傳者寢以失真  
今觀此本以姜白石偏傍考較之頗不相遠至於  
僧字之辨則有黃伯思之說識者當自知之永嘉

鄭禧

定武禊序五字未缺時本最為難得是卷雖未敢  
斷為李學究家所拓然筆意神逸尚可見其彷彿  
也至元五年己卯四月吳郡陸友題

蘭亭序自從葬昭陵後為溫韜發墓而泯沒不知  
所存惟晉定武刻本傳世尚有典刑後之好事者  
轉相模倣翻刻則有肥本瘦本三字五字損本之  
異以偽雜真論說縱橫去古愈遠予不諳字學景

文持此卷徵予評可謂求道於盲者也諸公皆鑒  
賞之士既已審定僕亦確信其為善本至元六年  
後庚辰歲十月望吳江用拙道人張淵清夫題時  
年七十有七

賺出那知翼與詢人人牽引說昭陵阿嵬書法能  
參透不問行間一字僧俞焯

禊帖之妙古今字書絕冠筆跡不可得而見矣石  
刻之最世傳定武宋末權執百計巧取豪斂歸之

悅生堂者何啻三數十本厥後不知散落何處尤  
物移人亦足異人此卷筆意洒落有晉人態度何  
必號稱定武以虛名為累耶至正元年八月十九  
日大癡道人黃公望

文陵不載啓古刻石已殘鋒芒今自滅如出禿筆  
端臨池幾人誤詎識筆意完正觀賜搨本尚或評  
衣冠茲實兵火餘分派非殊源妙用無隱迹神明  
尚復還祕藏愚不廣摹勒金石刊庶幾將墜法可

續後士觀來者倘護持詎止敵興璠 右薛道祖  
題脩禊序詩辛巳良月吳陳深書

題蕭賺蘭亭圖

笑談相對各歡顏那信蘭亭去不還千古昭陵遺  
恨在忍將真本落人間構李釋若舟

蘭亭禊事帖右軍得意書也唐太宗酷愛之蕭翼  
為時言官不能回人主翫好之癖以計取辨才所  
藏真跡卒以從葬昭陵辨才佛者以物為留礙固

為可鄙而昭陵之殉又不能免王孫之譏來者從  
可觀感焉至正七年四月十三日番陽釋廷俊為  
景文先生題賺蘭亭帖圖後

世傳蘭亭璽紙已殉昭陵乃蕭御史說取僧辨才  
者人主之所好不當爾也文皇思以貞明治天下  
是必不然故予以為好事者為之若然則異日溫  
韜之事亦佛氏所謂報緣者耶此定武本也因觀  
故及之谷口生鄭元善

字書為六藝之一使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蘭亭帖其一也當右軍燕集時書以紀一時之事初不計其傳遠與否也自定武墨本散落人間孰不取法焉然以天下之廣歲月之既多無一人能及之者已往者不可見其來者未可知藝之至於至善無以加矣世之堅良者莫貴於黃金白璧萬毀萬滅淪於瓦礫者何可勝數而此墨紙也後人寶之者則指之曰此吳景文家所藏某字闕某字損視千

載如昨日則其所謂堅良者不知幾成毀矣一藝之精可傳不朽况其大者乎張遜題

晉之書王右軍為稱首右軍書禊帖為標準然禊帖之名不著於晉而著於唐者蓋唐以書判取士自天子至於庶人皆能知書故也右軍真蹟入昭陵後沿唐至宋舉世摹刻木石不下什伯雖其才情筆力非復晉人風流然猶庶幾雄秀之氣仲敏父出吳君景文所藏善刻弋陽鶴散道者李纘謹

識其尾

蘭亭真蹟世不復見所見者唐人模搨鈎臨耳石  
本以定武為佳此其流亞歟姑蘇高元復

不知蠶客是朝紳解后全無一語真賺得玉書天  
上去老僧方識世間人梅屋道人書古

宋搨玉枕蘭亭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右蘭亭叙玉枕本乃歐陽率更真蹟按唐文皇既

得蘭亭叙命侍臣趙模楊

楊字原道  
蹟點去

政等摹之而

以歐陽詢為最詢又縮而小之為玉枕本當時刻

之禁中已極貴重後人稱為定武者此刻也然大

字本猶間有存者至玉枕本絕不可見宋景定間

賈師憲曾命王用和翻刻大字本三年始成又令

廖瑩中翻刻玉枕本世稱幾與定本相亂然傷於

華倩視原刻如衆星之於斗也詎能亂乎此本古

模中饒有風骨與趙子固所藏姜白石本無毫髮

異不待盛字上有小龜形由字下之伸筆痛字改  
筆不模糊列叙字行如勒鐵而知為唐石宋搨也  
舊在宋丞相游似大部中後入趙文敏仇山村家  
皆精於鑒定者魯一先生酷好石墨趣與余同今  
得此異寶其餘所藏如土苴矣韓退谷孫承澤敬

題時年七十有七

行楷書

右軍為字學之祖而蘭亭尤為右軍絕筆自定武  
石本亡于南渡雖有善刻而右軍筆意漸失其真

向曾見藩府所刻小字蘭亭雖字畫整齊覺丰神  
去之更遠此帖余未知其所由來然生平辨帖不  
以紙之新舊絹之疎密墨之濃淡為評惟看結字  
精密與運腕靈奇得其神解便知真偽凡大字易  
疎審其結構小字易版營其展舒今劉少司馬家  
藏玉版蘭亭字不盈分而轉布冲容寬然如有餘  
地與定武石刻大小雖殊神情則一此豈近代俗  
筆所能為寒夜挑燈夜分忘倦亦燕臺可紀一事

也戊申嘉平朔日虎林黃機敬題行書

玉枕蘭亭帖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  
唐臨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若玉枕  
本則河南始縮為小體或謂率更亦嘗為之宋景  
定間似道柄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資其  
玩好此本後有右軍小像且題曰秋壑珍玩其賈

氏所重刻者耶洪武四年金華王禕跋

外錄

王佐云臨江府有玉枕蘭亭帖永樂中佐得之燬於火惜不記何人所書近在南京李莊家見之云是趙子昂所書字皆蠅頭小楷方四五寸字行如蘭亭古本

珊瑚網云福州府庠趙松雪亦作此蠅頭小楷方四五寸字行如古本蘭亭余家藏禊序又有大草

書王元美所謂縱慢生輝與右軍真蹟不相似獨  
於督策處小近筆陣圖耳

又云永和九年王逸少為會稽內史時年五十有  
一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脩禊禊於蘭上里  
書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  
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  
許變轉悉異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  
本終不能及唐何延年謂此言過矣右軍書豈減

禊帖但此帖字數比它書最多若十丈文錦卷舒  
展玩無不滿人意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他尺牘  
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是不然蘭  
亭叙草誠有神助焉宋華鎮記聞右軍上已日脩  
禊在天章寺有墨池鵝池皆遺跡池不甚深廣引  
溪為源每朝廷恩命至池墨必先見皇祐中忽三  
日連發未幾御書至趙清獻公嘗親到池上與僧  
約曰池墨果見當為聞於朝既炳香致禱須臾池

面墨光墨色倍常因貯於畧獻之任屯田布罷任游山以香酒祭池倏忽墨色見任留詩田曹郎吏何多幸親見池中墨水生復齋漫錄臨川王右軍墨池每貢士之歲或見墨迹點滴如潑出水面則必有登第者又華鎮云鷺池與墨池相近中有白魚長數尺有捕者魚則騰躍而起其麗如銀下前池而去後復見於池中是寄興處尚多靈異而耑心者豈無神助乎若右軍自珍此橐祕藏于家七

傳而至智永為子徽之派舍俗為僧居越之永欣  
寺以其手臨真草千文八百本散施浙東諸寺蘭  
亭序則以授弟子辨才唐文皇三召恩賜甚厚求  
禊帖終不與善保藏家抑何重也蕭翼之贓殊多  
妙用正見蘭亭奇祕處尚論者何必拘拘以史証  
之耶夫宋之憲聖太后猶嗜蘭亭不去手劉珙春  
帖子云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  
為寫蘭亭况文皇英邁風雅夐出千古宜乎寢食

與禊帖俱故後人有玉枕之摹如賈師憲好蘭亭藏石刻至八千匣使其客廖瑩中參校諸本擇其精者命婺工王用和以靈璧石刻于悅生堂經年乃就特補勇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善乎周公謹之言曰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玉枕蘭亭福州本

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

大清樓法帖序言唐文皇使率更令以小楷摹蘭  
亭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太平清話內載賈秋壑令  
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靈璧石經年乃就酬刻  
工王用和以勇爵蓋極重之者今石在予處近視  
微青遠視純墨叩之聲琅然四旁缺蝕巒葉可愛  
但燈影縮小之法無傳矣格古要論則云秋壑得  
玉枕蘭亭于山陰王氏豈王氏所有即太清序所  
云而秋壑重刻之耶然予往于都中見吳譽叔宋

搨字畫與石板大小皆同下有秋壑珍玩印章惟  
右軍作立像而鬟心正疑之及末卷文徵仲一跋  
迺云賈氏刻有二石得無當時得王氏遺物而刻  
一石燈影縮小者又一石乎似道誤國之罪在不  
赦即此一事亦文圃佳話也大呆陳衍跋

福州府治舊有玉枕蘭亭石刻陶南村輟耕錄載  
宋理宗內府所藏一百一十七刻目錄福州治者  
其一也予少時覽輟耕錄而知之無由得覩萬曆

癸卯郡守黃公似華偶於府庫內見之移置郡齋  
為玩臨行以路遠不便挈去乃贈鄭中翰樸樸為  
馬季聲妹婿因借搨數紙予始見其石廣尺許兩  
面光瑩如玉陽刻蘭亭序陰刻右軍像真先代奇  
物中翰既歿家人不知重為友人陳子磐生所得  
磐生喜書法得此如獲重寶命工施搨以貽同好  
雅足述也據輟耕之言宋末已經珍惜今又數百  
載矣漫識其後崇禎辛未季夏朔日徐渤跋

外錄

周密志雅堂雜抄云賈師憲平章命王用和翻刻定武蘭亭凡三年而後成至賞之以武爵絲髮無遺恨幾與定本相亂又令廖筠洲名瑩中字羣玉平章門客轉為小字刻之靈璧石版世緣堂

宋淮海桑世昌澤卿蘭亭博議

傳例

御府 一本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刊定武本

後有寶字方印及御製跋 一本會字全不界

行斯文下有貞觀單印上角徽國朱篆書題貞

觀石刻紹興乙卯重刊

以上二本又見紹興淳熙雜帖內

一

本闕在癸丑稽山陰之蘭亭脩長此林竹右見  
清流激天共二十一字有紹興雙印 一本領

字上有山陰會字界行有紹興雙印 一本會

闕山字蛟篆紹興雙印

定武 一本天字不損其字瘦勁 一本天字全

字肥

此疑是古本

一本鎔損湍流帶右天五字

西清

策語云蘭亭舊本薛帥別刻本易之新  
本湍流帶右天損可以驗舊本皆全

一本

崇山字中斷第六人三行破裂無絲竹管絃之

一觴一詠亦足以是日也十六字榮芑云定武

林城役夫所得後歸康為章家 一本棗木刻

五字不損 一本亭列幽盛遊右不羣殊九字

不全

古今士大夫家所藏本未易  
殫記其詳此特舉其槩云

會稽 一本新道宗跋云宣和庚子冬被命平浙

賊明年夏剗溪掃殘孽還訪蘭亭遺跡于天章  
寺是時兵燼初絕盡為荆棘瓦礫之場王謝風  
流惟山川在爾徘徊四顧為之嘆息求於越人  
得舊修禊序筆畫失真意謂當有來者能求佳  
本刻之林下後十年建炎庚戌扈蹕再至雖舊  
寺棟宇已成而所期未副矧山陰無蘭亭帖豈  
非是邦闕遺也遂以唐臨本刻石卷首太上皇  
帝宸翰係徽廟御書唐賢所臨蘭鑒賞後則蔡  
亭六字以御寶印其上

襄君謨宋敏求次道一時名公題字又曰延雋者周仲童也安惠公起之子膳部員外郎越姪也其家圖書為當時第一此本淵源固有自矣曰大防呂汲公也曰涉袁君弼也曰彝劉執中也曰洙孫巨源也曰彥先許覺之也曰仲求豫章李定也因并刻之石以遺山中僧庶幾少補訪古幽討之士攬觀云紹興改元五月甲申一本蠟紙本有少長咸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

猶不十四字雙鈎不填郭後題乾符元年三月  
一本岐蘭壓王所藏王孫之不摹刻郡齋吾  
甥放翁嘗有跋云修禊序樂毅論如魯靈光歸  
然獨存意有神物護持非適然也世昌書

洛陽 一本不痛哉若合一契兩行之間甚潤止無

會字餘皆不損  
幽妄二字少缺

邯鄲 余嘗見此本於袁生陸寓處清切可愛自

第一行至第十七行皆損一字移注於其上後

跋云定武蘭亭真本今已不知所在操有家藏者因邯鄲宮乃摹於石以永其傳大宋元祐四年張操益重

婺女一本在倅廳自第十三行至末橫裂而上又自十三行後自裂處五行詢之耆云其石碎已百年王自牧家有未經裂碎時本庶幾定武典型也一本褚遂良貞觀八年所模序首無永字雖古而未盡善一本在韓澗家

豫章 一本有忠孝之家方印後題唐貞觀中石  
本後六印作一行錢氏忠孝之家印黃扉珍玩  
又三印字不可辨末同前方印 一本在注帖  
內第十二三行有橫裂文 一本脩城所得前  
有薛稷書羲寶過盈尺參神明以長生順一出  
躍物得其騏驥兩行二十字後高宗取石入德  
壽宮

七閩 刻貞觀本與豫章同前有忠孝之家方印

後亦同前六印但第五印在後行下有漢北平  
守世家印印後方題唐貞觀中石本

括蒼 一本會字有界行後題模家本留刻仙都  
紹聖丁丑蜀人劉涇

金陵 一本熙寧丁丑六月二十七日省局手裝

堯民誌後跋云蘭亭石刻世以定武為最先公  
熙寧間得此本誌而藏之逮今七十有一年懼  
歲久手澤湮沒併刻於達郵府治紹興丁卯十

一月旦清豐搃謙之謹題此刻與道州本同亦  
謙之跋云右定武所刊蘭亭本比年不可見近  
從許彬州邈得之乃先公金石苑中舊物也手  
澤尚存政慮磨滅趙君嗜古樂書并為刻石紹  
興四年甲寅七月八日

上饒 一本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一至四行橫  
裂後有汪德輝章忠衛社稷之家二印

景陵 一本第一行首至第七行末裂文甚大乃

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日久郡守何文度得  
之紹興丁丑歲十月十有三日跋

九江 一本自第五行至第九行有大裂文

龍舒 刻褚書本有篆額蘭亭記作長行後有黃  
扉珍玩忠孝之家圓方兩印題貞觀八年褚遂

良題

八桂 一本用米寶晉齋本冊後有米氏印記

永嘉 一本字大行闊并刻乾封二年懷仁集右

軍書後序有秦吳二跋

丹丘本 一曾樂樂道跋一前有薛稷篆十八字  
者見存彭潛家元是袁歸州自鄂渚攜帶云得  
之淘河之夫

常德 一本乾開所刻且三體乃載坡谷諸跋後  
有殺虎林一事尤佳

臨川 一掘出麻石本列坐盛是日六七八三行  
裂損十九字 一本無會字及界行後有玉冊

官楊仙芝橫刻六小字

周安惠家本 此本見存秀印有曾友彥思跋曾  
得於越之姪衍乃大觀己丑歲也

陳氏本 簡齋用棉紙臨中缺痛字 高宗所賜  
臨本亦然似是御本寫也

三米 米氏父子模刻於淮山樓

杵本 用劙地而得者有柄竅初號杵蘭亭後易

為褚未詳

陶氏本 陶憲定字安世先君敬友也宰龍川日

世昌屢獲侍熟觀所藏定武本

諸葛氏本 全不類字極大恐是模本

錢氏本 前後凡用七印有文僖公手書唐貞觀

右本五字紹興癸酉夏六月元孫傑之刻

中山王氏本 此本前瘦後肥體畫溫潤有典刑

後列六印亦佳

吳氏本 斯文下有黃璜書印

尤字本 遂初尚書用楊伯時本刻

蘭亭事羣帶汎幽大古不

十一  
字損

劉氏本 字極大無前所刻會字餘皆不缺

范氏本 右蘭亭修禊帖偶得定武本重模入石

紹興十六年八月戊申方池范序辰識 鄭肅

邵氏本 後有勲字圓印政和乙未暮秋望重刻  
定武石本陽羨邵勲記後空一行

陸東之本 王氏金石錄云五言蘭亭詩二十四

行而蘭亭只數重刻饒本又有陳和叔郇國公

東坡子由衆跋

潘氏本 在安吉縣第二十及二十一兩行裂失

無期於昔人之懷七字

石氏本 乃熙明家其本有二

唐硬黃本 薛紹彭勒唐搨本第十四行僧字上有察字且有鋒鎚故薛贊深取之

王枕本 政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貴客觀察見

役夫作枕小石有刻畫乃王右軍蘭亭叙殘缺之餘只有五十一字筆勢清勁必唐人所臨近時不能及也

織本 松窓雜錄載玄宗先天時所有異物如西蜀織成蘭亭叙是其一也

殘石本 此得之殘石之餘仍作二塊前一塊有非夫古互雖殊事一也後之攬文共十三字下有小字云蘇氏太簡後一塊復裂為二字已漫

滅但髡鬚先世名玩文五字可辨

南嶽本 一本後有皇武仍孫伯儋六字篆印

章氏本 申公家刻有橫文後有章氏印

盧氏本 斯文下有盧宗道三字印後題唐硬黃

本淳熙乙未中秋刻

徐茲本 在湖州瘦勁而效剝自十七十八行內

有大裂文

無名本 此本無名氏會字全後有云蘭亭臨搨

傳刻諸家所收極多未有及此者不知誰書字亦清潤

武陵本 在第九卷帖中無僧字清勁亦佳

王氏藏本 凡十帙殆百本以定武舊刻為首此本副之若舊刻重出者或會字全而有界行與無界行者或無會字而無界行及五字或全或饒者各以類而分之常從順伯之子友仁借觀外有四軸奇甚

元陶宗儀蘭亭諸刻考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裝褫作十冊乃宋理宗內府所藏每版有內府圖書鈴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又易數主矣往在錢塘謝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携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閱并錄其目真傳世之寶也

甲集一十二刻

州郡

脩城本

葉仲山跋

定武閣行

若合一契行閣

定武肥本

定武瘦本

定武板刻

霍子跋

定武缺石 定武

斷石

定武古刻

兩京斷石

永興

古懿郡

齊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鄭昉

安吉古苔真草

臨川

麻石

臨賀

豫章二

靜江府

復州

鼎州

後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道州 金

陵三米

米芾米尹  
仁米尹知

永嘉 古雪斷石 隆州

郴州

蘭亭重言

丁集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府學 紹興古

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蘭亭 曲水詩前 曲

水詩後

婺州府治

褚遂良摹

戊集十刻

內府

高宗臨定武

米友仁跋

唐貞觀

太清開皇

祕省

內殿

內司四

京師玉堂

已集九刻

雜集

玉枕 花石

柳誠懸大字

唐人硬黃臨

唐人

雙鈞 晉唐刻

孫過庭草

京師驚黃棗木

黃紙

印 彭城小字

庚集十一刻

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晁謙之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十四刻

吳詠草書 吳璜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

朔習寫 周平所藏 陵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嘬山甲秀堂 九江陶

氏 循王家藏 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

濟川亭賦寶晉齋龍對紫金浮玉

羣山迎快風  
消暑重裝

番陽洪氏

壬集十四刻

金陵畢氏一廬山吳氏紹興曾氏紹興石氏

二 比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塘李氏

江陰丘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十四刻

趙虛齋 吕氏家藏 建業朱氏 大梁曾朴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玉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

胡菊潭禊帖綜聞載按宋丞相游旣藏有蘭亭百本以  
所得先後亦天干編次自甲之一至甲之十每本橫  
表折摺作冊未題所自得自出乙癸九干皆然鈴記  
凡五種或用名或用景仁其字或用克齋其別號或  
用游氏圖書或用旌德堂章有單用者有兼用者前  
後裝池用藍牋鈴前池有珍祕小章後池有趙孟林  
印不知何許人後歸晉藩前後池上皆有鈴記相傳  
宣廟總進內府以鼎革散布民間余購得十八冊所

同陶氏錄目僅定武闈行鼎州唐人雙鉤蜀劉涇四冊而已以此類推宋世所傳當不止一百十七刻如理宗內府所藏也

陝州同州學有褚遂良蘭亭詩叙臨本後有延陵之印河南歸德州有唐褚遂良蘭亭臨本石刻彰德府周藩有定武褚臨唐賜本合刻浙山陰有右軍蘭亭叙李龍眠圖曾宏父考究并跋福州府有小楷王枕蘭亭江西建昌益府本與周府本大同周肇刻於永

樂十五年丁酉益府重摹於萬曆二十年壬辰蓋嗣  
刻爭長而祖本之傳世者杳如祥麟威鳳矣蜀金井

胡世安

明胡若思蘭亭諸本考

復州裂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缺會字又永字與二  
行會字三行畢字四行脩字五行為流二字正當裂  
處十三行因字內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  
大廿五行視昔下二字作圈夫字上露初也字末行

文字稍重乃景陵郡齋物湮沒民間宋紹興丁丑郡  
守何文度搜訪得之

豫章裂本首行闕會字二行亭字三行羣字六行列  
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俱有闕白又九行觀字十行  
以遊二字十一行樂也夫三字十二行抱悟言三字  
十三行形骸之外四字十四行其欣二字正當裂處  
餘同復州本

江州裂本首行裂會字五行缺端字六行坐其二字

七行詠亦二字八行清惠風三字九行之盛二字正  
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鄱陽汪相家裂本首行缺會字二行亭字三行羣字  
四行流激二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十二行內字十  
七行隨字十八行猶字廿二行若字廿三行生字皆  
有闕白又裂處正與豫章同後有圖書云忠衛社稷  
之家

處州劉涇本云是巨濟刻家藏絹本首行會字全未

模家本留刻仙都又題紹興丁丑蜀人劉涇字皆全  
惟第三行畢字闕

石字肥本云是石熙明摹刻首行闕會字筆畫雖肥  
而意度亦有可取者

不知處本首行闕會字其中多細裂而意度自好  
淡墨本前八行橫裂一行暮字二行亭字三行咸集  
字四行有字五行流字六行管字七行幽字八行惕  
仰二字正當裂處又十七十八行有細裂文

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重刻褚  
本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  
寶愛後嘉熙庚子西秦張清叔摹勒上石不知何時  
又重刻也

永嘉本云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寘郡  
齋筆勢雖縱逸而未免失真首行會字亦全末有孫  
綽後序是唐乾封二年僧懷仁集書又有吳傳朋題  
識具在

北京本近出天師菴土中規模意度與豫章本略同  
今在國子監中

右諸本當以復州本為勝次豫章本次劉無言本  
次北京本其他皆不及也豫章胡儼記

載按損本以為天流帶右者洞天清錄也以為湍流  
帶左右五字者何子楚也以為湍流帶右天五字者  
陶尤成也 楚古要論云蘭亭帖世有定武本為第  
一金陵清涼本為第二定武本薛珦作帥別刻石易

去宋宣和間于珣家取入禁中建炎南渡不知存亡  
清涼本洪武初因寺廢入官其石留天界寺住持僧  
金西白盜去後事覺僧繫獄死石亦不知存亡蜀胡

世安



書畫彙考卷五